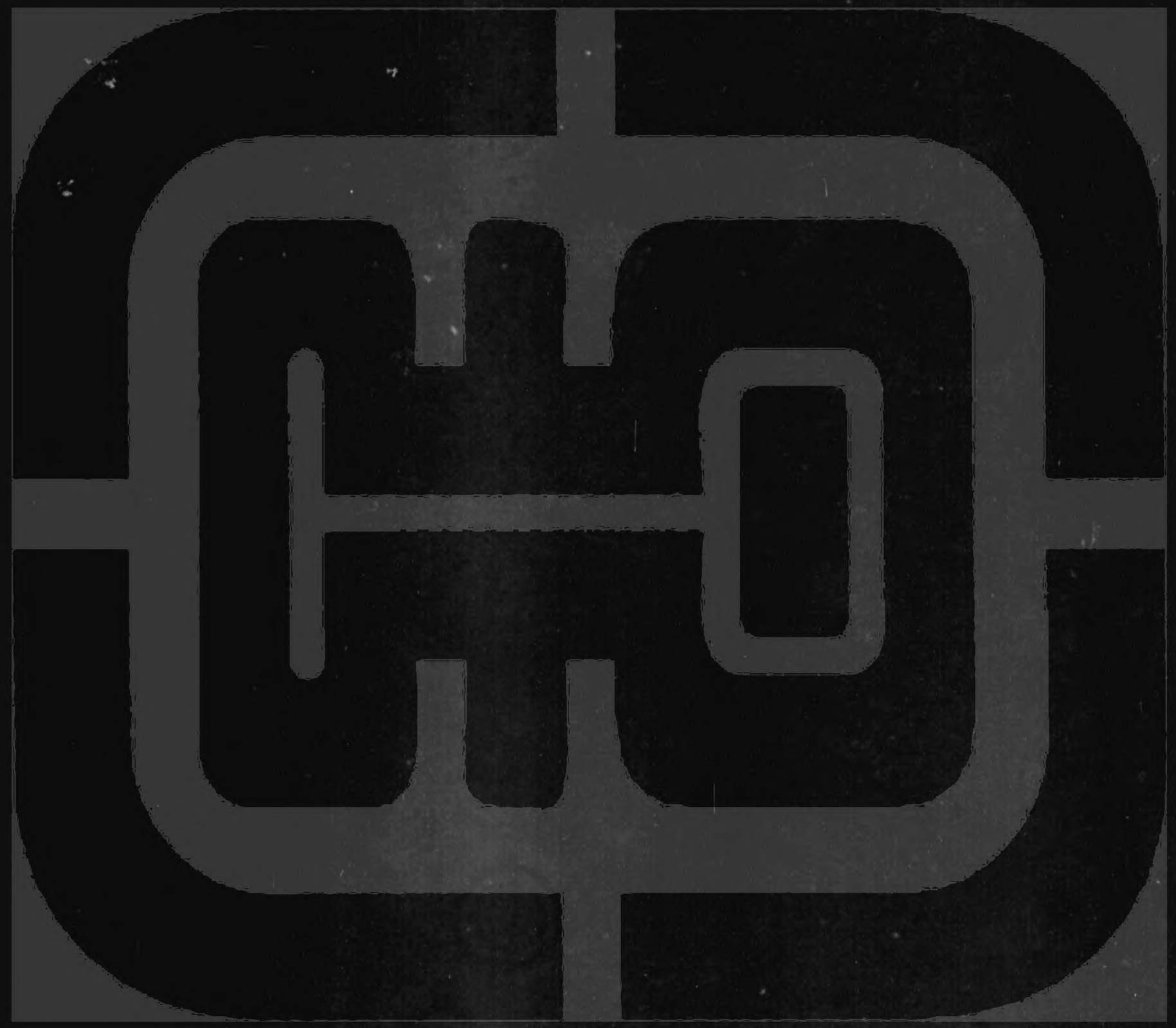

宋

蘇明允 四篇 歐陽永叔 一篇 范希文 一篇 程正叔 一篇
司馬君實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王介甫 三篇 蘇子瞻 二篇
蘇子由 二篇 陳無己 二篇 馬子才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唐子西 一篇

元

元裕之 一篇 許仲平 二篇 劉夢吉 一篇 宋衜 一篇
盧處道 一篇 王旭 一篇 安熙 一篇 吳幼清 一篇
李繼本

國朝

宋濂 二篇 王禕 二篇 梁寅 一篇 徐一夔 一篇

劉迪簡一篇劉球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一書目錄

書類

宋

上田樞密書　蘇明允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雖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道天之所以與我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豁馮　厚校正

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棄天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下後世之議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免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使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幷而為天況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慶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疑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孝者孰不欲一跃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之心

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躰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清深。孟韓之温醇。迂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授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權。甚失也。流而為詭。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甚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曰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富相公書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感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

望焉而不獲見也。咸、蜚而疑焉。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大政出於它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它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矣。或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

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名公感。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名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名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名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事而至於鄉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念其區區之小忿。以容其不平之鬱。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處。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

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强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滅滅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去遂不復用以殺其身。伏惟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而天下之人猶未覩見洵西蜀人也。切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毋忽。

上韓樞密書

大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瀆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未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

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勠採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逢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盈滿天下一旦卷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亦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落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紛紛聲未絕城輒墮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率事官吏相賀率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言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允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穫

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聆、狼顧莫肯效用
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
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職也天子者養
尊而處優植恩而取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
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
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
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植私
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
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虢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權心而
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
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將軍愛將軍亦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
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
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
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
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
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
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
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
可以多殺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
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
而無務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
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

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張侍郎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于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胷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切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戚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輟輶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叟。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涇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恤。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人。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為主。公為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莽然。如赫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

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太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輒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顧賜誅絶以懲欺罔之罪。

上范司諫書　歐陽永叔

司諫七品官尒於執事得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難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尒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朝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不然坐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之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惧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

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治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備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綆兩事尔。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匡救議論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匡士。而彰吾君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答趙元昊書

范希文

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意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

来加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
塞垣之下踰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
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
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遣
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
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
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草不驚憤
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
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
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
含容之若此孚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
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鄙騷然豈獨漢民之勞即使

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
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畧西事而命之曰有
不夙夜子懈至遠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畧甚未
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天王雖未嘗高會觴酌同事於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
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
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知衆情莫奪
亦有漢唐故事卑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
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
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

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覇主率諸侯而伐之則世之有功
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
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
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養之以仁守之
者百世之朝昔在唐末天下洶洶君臣咆哮日尋干戈血我
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望天震怒罰其不仁五
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
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
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
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限一舉而下豈非
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羅諸侯之紛華五代之暴壽八十年
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
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
大王貢禮自兹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
有忻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謂以仁獲之
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足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
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强人猛馬奔衝漢
地二年于兹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頭歸
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
之說毋乃異乎今天下平入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
劉平之後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
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擒劉平為賀者鄭人侵蔡獲司馬公
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臨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弱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魂為妖為災天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倘勝負之言我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之心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譬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名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諭衆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仲淹亦已頒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

太平之樂遐通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載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爭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上太皇太后書　程正叔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祖宗之初屢為當塗者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顧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顧泊大臣上體聖意援拂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惟子思孟軻則然蓋二人者處實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臣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弃去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具表辭遂蒙召對臣於斯尚未有意於仕也進之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御札德音擢置經遌事出望外悚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

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曰。如小有可用。敢不就職。或狂妄死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死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瀆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顧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太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觧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頑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以聖人之道為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旺歩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内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全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

然也。伏惟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遆。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不知本之論也。人生子魚食魚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見。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亦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傲慢遊。作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殿內。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

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寔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入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綫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

過。所以今諸臣所兼省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備國子監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唯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欲令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量度。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與吳相書

司馬君實

光愚顛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竊自吾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絶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髮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洏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時蒙顧遇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切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洶洶人無愚智以為不便頃者又因其非州縣之吏用事者以為不聞聞之民迫於誅歛人無貧

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有寬猛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耶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蓬蝟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乘蝗所在如是其為變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怡然不以為意乎貴誼當漢文之世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漸口痛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

三處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姬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亦多逢蠆有毒則切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還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綬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鄙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詵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許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惟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凝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政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返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丙魏姚宋之佐將未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

與王介甫書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小有按舉而謗議已熄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為於時。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摩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已也博。雖不從而俟之以治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更其不然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

才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始汲汲乎於其事。薄者其亦廢壞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于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切罪善惡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偏聽急遽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諸訴告訐之害集已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為更者又非有素飭之材也。一日卒然遽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鞏竊觀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致此者豈有心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聽聽以謂為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聽聽者已之治亂得

矢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寘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輩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為如何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介甫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所以風夜悲痛欲報罔極者而不敢忘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在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閭下勤勤懇懇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偉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擢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議論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謀當前而不羞苟以廢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破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

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欲言之君子有太公垂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稚餘論所及無不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段縫書

安石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門人也遂江南始熟而慕焉方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試鞏行無纖完其君家親友惴畏為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議論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固厄中左右賦養無爵行家事鉄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

嘗嘗曰君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之則誰不可誅耶鞏之迹固然耶然鞏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安石教安石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磨以免於悔者畧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絶故且規之規之後則已故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耶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

希。愚者固忌賢。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聽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輦轂。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臣童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為孝。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而衆人不與。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無輕議輩。

答徐元規大資書

比不見。無狀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下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於從者。竊聞盛德教督讀之莊。然不知其為愧。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敬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於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

為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上梅直講書

蘇子瞻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甚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於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而屬。白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後。則亦足恃矣。若其僥一時之幸。後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

哉游哉可以永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試額與聞焉。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敬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要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陛下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養父母之心生而自知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謀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幼誦其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憸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懷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仔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慮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恢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平

而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改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數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滌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佈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拓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詒鄉隣之父老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於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某生好為文思之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其年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鄉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下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過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

蘇子由

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
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
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出則方叔名震
而某也未之見爲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某
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
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
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某年以
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
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
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誨之又幸

執政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異同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

以為能盡山海之珍而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四方之士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沒之周旋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下而至於到冕孔忠公西輿公西赤曾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切窺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說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滑釐之類又以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派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全盛之感乱譬如稻於大澤之陂蹊隧絶滅求以自致於天下之通衢而不可品目知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也轍嘗怪古之聖人其身既已知之矣而不遽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之說皆徵見其端而非所以破決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悟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紜至此而不可曉也今夫易者聖人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天下之變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之先子之虚無寂寥焦貢至以陰陽災異說者王氏薛氏至以教之數言詩者不言詠歌勤若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為後世之學將無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始之求之於此蓋又欲其深思遠慮而潛之也是以不為明言而意之所向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司人之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處則天下將終身校其說而無倦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紛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註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急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惟其精粗而後至於甚至微至密之地則其講之當益詳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輸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然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之說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以乘其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人之書以為世之賢人其所以自養者譬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世而置之於紛華雜揚詖之地此何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辭入之而不能詖使之

驕而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盬柳下惠不恭盬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子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召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若以其知道而已輒西蜀之匹夫其材術伎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輒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而采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奏之於天子使預明詔之末伏惟執事天下之偉人而天子之名卿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執不欲一見以效其技藝於左右者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不宣輒再拜

上林秀州書　陳無已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顛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

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盡婿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效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合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贊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恥者寡矣世祿無君子惻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鄒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馬子才

上蘇東坡書

愚僻常自歎鄙性有大不幸凡天下得利之處衆人之所汲汲者自強其身終不肯前至於取窮可諱之事則往奮而不顧太山梁甫者古先王封禪之地也上有金函玉檢之書告功皇天暴耀後世東望幾日矣終不能一往稱贊盛美乃欲登首陽之巔尋富春之瀨想見餓夫狂奴之遺事又聞長安有天子苑名曰上林其間毛羽鱗甲沙礫牙蘖虫蝦躍躍而歌啸者不可以萬計終不肯俯首下足列名伴作為辭賦以誇黠取妍于時私心乃獨喜燕趙之士賣漿屠狗之人則欲与之撫劍

而悲歌過通邑大都公侯富貴之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乎。
如有鬼物鎖聒其旁必至腐城敗壁之下。恐有操瑟
而飲水者嗚呼空自歎恨。獨不知此心顛倒若是者果何耶。
抑嘗學為離章放聲而長吟。誦說德美則語蹇而意不發遇
事有所感激。不得其平而鳴。則語暢而條達。其乃江南鄙水
人也。犬馬之齒及壯矣聲名不聞于時短褐不償其身。栉大
口粢。無斗粟以飽。正坐此窮耳。每欲求天下青雲豪傑之士
而託之以此身。浩然四顧。廓落無所容。故自前年過重湖浮
大江。度淮泝汴。至于天子之國。賢士大夫雖未及見。亦常側
聞其風矣。率皆道大德博整脩其身。赴時而就功。雖步趨談
說必求合乎規矩法度。顧不肖之所挾持將何以動之乎。獨
聞眉山先生歎然不知時貧罪抱釁。而自棄於谿山僻陋之
地。此正窮者之所求也。士欲吐鬱沈胸心肯捨此哉。之乎雖
以微賤之軀。取累門下。不知公將容而却之否耶。切聞公節
槩甚高。德宇開闊。天性喜士。可撼以氣。而小生孺子斐然不
顧。直欲摩拂之譬。如新生之駒。突蕩蹄齧。膽癡不知懼。而老
驎羞驥垂耳下首。若怜而縱之。豈不幸哉。姑賜收容。使備廝
役。而終之。豈不幸哉。

答李推官書

張文潛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入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
雜詩。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澗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扵
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躰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
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

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食笑語。忘去眉之。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畢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未為知文繆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待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功為粉澤而隱。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啓為淪漣鼓為濤波。激激之為風颶。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龜。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

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似主於奇矣。故願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上席侍郎書

唐子西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疎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遷謫所依。此其實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其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丹青遇險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矛勵敢。臨衝蚍蜉。鑿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卨有功。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入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

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鵲謂今日正當待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之在其中矣其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元

上耶律中書書

元裕之

四月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昔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樽櫨楔棁栈羣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来而暮

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鶚。濱人王貢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毅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綺。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祈。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泊水張仲經。慶卿麻革。東明高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中。凡此諸人。雖其學子[illegible]

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請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摯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措使之厚。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溲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五節。不能泯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

與竇先生書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止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遠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治之始也。亂之終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為。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遠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汎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囷盈箱積。門喧童稚。架蒲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

是以心思意鄂。日々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臺禁悚息待罪。

與揚元甫論梁寬虧甫病證書。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嘔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痰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

中陰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主有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々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于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

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上宰相書

劉夢吉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

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賢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

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嗣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假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惟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催閣下始終成就之

與襄陽呂安撫書　宋衜

千月日具位衜謹奉書于襄陽安撫呂君足下蓋聞天下之事有變有常其家所先知已知彼苟昧斯理克成者難足下邊境守禦奔樓時立武功於南朝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以至開荊南之制閫總湖北之利權其報効酬勳亦已至矣而乃漸靡臣節專立已威爵賞由心刑戮在口藉上流之勢不朝貢于錢唐託外援之辭聚甲兵於鄂渚江左君臣憂其跋扈以為王敦桓玄復生於今日也天不假年近聞捐館繼知縣貴代秉軍壓且呂氏子弟將校往往與州郡而握兵馬者何哉蓋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往豈復有容足之地乎足下在呂氏族中最才且賢必將易置腹心尺書見召魚

脫于淵其禍不可測也。去歲大兵南下。經略襄漢諸軍將校。屢請攻圖。我主惠愛仁慈。遠覽周慮。以南北生靈。皆吾赤子。當告之以訓辭。示之以形勢。彼果不降。攻之未晚。故休兵息馬。苟力待時。今白河鹿門雉堞相望。安陽光化舟艦交通。東遏饋運之師。西絶樵蘇之路。生擒大將。兵民震驚。足下內憂家事之多艱。外覩孤城之日蹙。誠危急之秋也。茲者炎火收威。商金變律。風折膠而弓勁。草垂實而馬肥。行當整齊士卒。淬礪戈矛。斷鳳林之關。決檀溪之水。栅萬山之道。塹白銅之堤。前茅啟馬。於江陵後勁。摧鋒于樊邑。用天下堂〻之衆。擊漢陰蕞尒之城。似不難矣。幕府恭承帝命。征討招懷。拒逆者誅。迎降者賞。若能翻然改圖。軍門送款。飛聞天闕。必有殊恩。豈止轉禍為福。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漢上士疆。君當保他人孰能有之。如閣於謀慮迷而不復。事機一去。雖悔奚追。

與姚江村先生書

盧處道

大德四年歲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後學涿郡盧摯頓首。再拜。寓書江村先生執事。摯縣諸生。承乏侍從。遂叨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始來湘中。竊伏惟念材能譾薄。無所省俗。謁先聖。校官誠不自揆。力揣分。蓋嘗以蜀之文公既眠印常衮自詭。庶幾無負國家委任部使者。勉勵宣明之意。而潭學素號多志於殖學藝文。不墜流俗。篤好古道者。莫不踴跂拒躍。操觚挈牘。咀英嚼漱芳潤。以求理義之指歸。辭緒是正。其所未至而難其人。不唯逢掖諸生之所拳摳紳處士。願欲喜樂者。林〻然。亹〻焉。亦莫不以得

爲務爲言者皆是也。摯是時春秋人於文字中。前歲使過筠亦嘗觀道德聽言論於須臾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文。先秦西漢之文。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諸子者也。其淵粹博贍。當與王子固頡頏。至於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乎後塵者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殆。屢矣。移居無何。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殆。屢矣。移之童。至於數四。竟未得請。迨秋冬之交。方稍稍向平。吉。爰舉釋菜之典。文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往司講席。生季芳。倣禮幣以東。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兵於別幅。俾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徒。庶如摯者。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徒。庶如摯

[illegible]詩。遵赤壁之風。不。以[illegible]見湖湘之間文風丕變。不唯此邦盛事。倏楚越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摯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以儕蜀文匹閩袞者。實昉於先生。豈不偉歟。或者有謂先生所以鄉慕依託者。出於懷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鄉慕依託者。出於懷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鄉慕依託者。出於懷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之誠。乃輕於然諾。不于再于三。然後命駕則師道不尊。與或傚辭婉讓以自護。則摯竊謂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爲樂與人爲善。實虛焉。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珍。佩蘭襲芷。以自潔。玩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illegible]者矣。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三月朔日。東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獻于左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獨嘗有志於古。被塵

編扣斷簡役精竟於千載之上陰陽寒暑有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有其變而此志不變蓋十年於此深入而有得也欣然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如張九奏於洞庭之野鯈白雲於崑山瑤池之上悠然陶然卷而深思之以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存於人初無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以語人者蓋嘗始之惑異也雖滎河發靈而二五之樣炸露溫洛闡極之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之理已自具於人心而隱几掩事物之間矣邵子曰一物一身還有一物由来有一身為古後乎漢唐不必為今而乎此則前乎鴻濛不必為古後乎漢唐不必為今而地即天地之所以位人極之所以立者吾未見其人也數陳往古持挈當而上道學不明而知之者鮮矣何足以傳斯道通也憃而失之悃愊也達而失之浅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蓋自孔孟之殁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其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易言也雖然堯變而中天下推人事非無揚雄氏然寂寞太玄誰耀美新大節虧不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奥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閫奥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大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理於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賾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於唐虞還民風於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

衆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耶國家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不振士氣早陋學者不過踵雕蟲之舊爾間有一二留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之地者衆且羣咻而聚笑之以為狂為怪為妄而且以為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貢無用甚耶正道不明士習乖僻以至於斯可喟嘆已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成康吾民蓋胷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額波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

之印而歸仕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以為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於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蘇門之故隱卧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摳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狂言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安熙

與烏叔備書

熙頓首再拜上啓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嚮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為慰又聞春間嘗以酒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即辰新秋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親有道萬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為此道保惜也頃兄嘗意更加慎節以還新祉以慰友朋期望

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亦當脫藁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熙一来此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玩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躰驗警省亦略有效但覺悔尤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及語録之言凡涉論幸因書来以一言可否之幾得有所據依也疑此書初脫藁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叙事本末始終條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庶左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春秋

以来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間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傳好學不倦作文字亦可觀歲一至中山時来晤語也

答董中丞書　吳幼清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澂再拜中丞相公閤下澂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

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澂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為實德。行之於身。為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為實事業。資之不敏。方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惟恐無以自立於已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閒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為師。以古之賢人為友。而於今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群遂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游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澂居山中。將歸。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迹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疎賤姓名。何趨一草之微。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不足。而以聞于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繇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澂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況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為也。澂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下哉。通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事於奔競。急於進取。媚竈乞播。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徵斡其機。丕變其俗。若俾疎

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徼倖冒進之萌也。澂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為貢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澂雖不肖。願參。敢冀為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〻不宣。澂再拜。

代與左司郎中王獻道書

李繼本

自隔於前脩。成之者在閣下。澂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未緜庭
僕從戎之日。以王事有程。不得詣門左右。言而別。曷勝悵
負。朝使至。知進拜左司。斯道有輝。士林增氣。非獨僕之私喜
也。蓋朝廷用一賢者。天下莫不驩然相慶。苟奸邪欺負之徒
之進則四海有輕朝廷心。天下事亦漬爛而不可收拾
今公一登廟堂。萬物叢集。紛至要者。惟用賢為第
事。今天下一家。群賢滿朝。固不取才於異代。第恐用之未盡
則沉抑於山林者多。姑以僕所知者言之。揚鵬南字九萬。保
定人。淬礪古學。穎敏天出。其才藻富麗。其論辨雄偉。其謀畫
超絶。其文章有先秦西漢氣象。其人品之曠達。度越一時輩
流萬〻也。耕田讀書。凡二十年。不離鄉里。自兵起始挈妻子。
避亂遼東。往年賊擾永平。嘗以片言下之。朝廷授以翰林待
制。命下。即日辭歸。衡茅蔬褐。疏食水飲。若將終身。當事分紛
之際。貧賤患難。日莽其躬而處之泊如。故知之者謂高士。嫉
之者每以為狂為迂。通國事矣。公明達者。苟以此士力薦于
朝。委之以政。必有過人之迹與之謀畫。必有折衝禦侮之能。
使於兵間。必有談笑却敵之功。他日人將指而誦之曰。某士

為某官所羈。顧不足以成公之名聲乎。如必拘舊日之轍。遂謂布韋士。非省部舊人。非歷練老成之器。若如此論。雖振古之豪傑。終亦委棄林莽矣。此近世文法吏之積習。公素以直亮清忠稱於人。詎肯甘效常人之見而取譏於賢人君子之清議耶。僕非黨於楊也。直以時方多故。政當廣蒐人豪。共圖治效之秋。一有曠世之才。視之若衆人。然僕恐天下士。自視此至為細事。使其一旦入官。於此稍加之意。雖老於吏事者。有弗能及。豈可以纖微之短。掩其殊常之器乎。楊之為人。士君子多知之。而家君與景寧左丞雲翰侍郎。知之尤詳。其所知而問之。其才識之異出處之態從可知也。僕素戇直。不

輕譽一人。輒毀一士。惟公亮之謹奉書不悔

國朝

擬漢賜衛青重書青 宋濂

皇帝使謁者問大將軍青。朕以眇身托於諸侯王上。萬方嚮風。唯匈奴未欵塞。且登我叛臣。計謂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數日。邊心靡寧。今遣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獮而草雉之。且虜逐水草食。聞大軍至。多威匿山中。冊其必有伏。卒有伏何以制之。將軍豫為備。跡捕山間虜。且盡乃為便。中國為虜所苦者日久。將軍乘吏士銳氣當一敵而克。勿延期。虜主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功脫不蚤就。進退惟艱。爾當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即將軍不滅虜。

虜將孰滅哉。問者虜入上谷殺略吏民。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即此行寧有不利耶。朕已下丞相御史趣刻印。俟莫府以功上使之者。即軍中益封爵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人也。其立功有如將軍。前將軍廣年耄且數奇。毋令當單于。秋向高幕北風苦勁。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補注少伯辭越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嘗從事斯語。敢白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本南陽一布衣。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大牢之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褐佯狂不與於世。而君王徵之。乃豐宮與諸羣臣之

反臣日夜心計之一介新進士。而上屬君王之知。如此。當盡陳以事國。即於國事無所建白。設有不幸。誓伏剉鑊以報稱萬一。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實鑒臨之。夫椒之役。夫差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邦爲空桑。君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下守濱海。唯魚鼈是見。困亦甚矣。夫差不道。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頓首請成。夫差聽申胥讒。豁然不許。君王恚甚。至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臣時在左右。憂懼不知所爲。亦屢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圖也。幸賴先生之靈。夫差悔禍。卷姊而旋。君臣既反國。臣亦得効犬馬奔走與大夫柘稽爲質于三夫差畏君王之威。不敢久留臣。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以復讎爲事。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衿不玄。內飭其政。外事諸侯。如是者二

十餘年。始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十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於圉。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遂圍之棲大夫姑胥之山。夫差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請成。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劒。伏屈盧之矛。頓刃大言以執之。夫差懼。太息四顧。引劒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辱為已甚。臣豈不知主憂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能即死者。為此事也。藉君王之威武。二三大夫之思。不賜臣以死。乃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謀。君王憐臣之愚。不賜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之道也。功成名遂身退。明哲之事也。特祿爵位。而不知退。危亡之道也。昔晉大夫祈奚為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為知分。申侯有寵於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其言之是聽。非不可者。卒致首領不保。為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退也。況臣起自布衣。幸得侍衛左右。何功於越。而稱上將軍。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君戀執寵榮。而溺不返。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志。賜臣骸骨。得乘桴浮出三江。入五湖。去畔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唯君王留意焉。

擬宣帝賜趙充國書

王禕

皇帝問後將軍曰。者煩將軍以邊事朕以師出國重費虜宜即滅。無將軍年老加疾。萬一不可諱。誰為朕理邊者。故詔趣將軍急擊羌。將軍計圖萬全。持重不暴。謂虜當以計破。宜且留兵屯田。內無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此必禽之。具計

為便朕奪於群議。頗疑將軍怯。丞相乂言將軍數晝軍册。言常是任其計可必用故朕遂決意聽將軍。今來奏已破羌。乂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大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人史計遺脫與煎擊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前後舉不外將軍計。徵將軍持議堅切。豈致如是耶。自今以來。朕無復西顧憂矣。將軍其班師振旅以還。道路疆餐食。自愛。

上蘇大參書

其年月日。金華王褘再拜參政相公執事。褘聞之。文之在天下。有載道之文。六經之文載道之文也。而書春秋於六經。則專於紀事。紀事而道載焉。雖謂之載道可也。自春秋內外傳史記而下。世遂辭有載道之文而代史百家之述作無不專於紀事矣。然則紀事之文。誠不可脉載道之文而易之。而世顧恒以紀事不若載道者何哉。試嘗論之。為文而善於紀事者。必其言足以綜難遺之蹟。足以備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而又其為言也。必簡而該。精而敷。深而易。通直一而不肆。與實而無浮。華平易而無艱險。斯可以謂之文而循未也。文有體。其為體常不同。故無定體而有大體。必其大體純正而明備。而後足以成乎。然天下古今之善於此。以自成其家者。固未始數數也。嗟乎。紀事之文。其亦可謂誠難也矣。褘年十五六。即學為文。聞諸父師。以謂作文莫難於紀事。紀事莫難於造言。故其於文凡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喜於論録。而於彫刻言語尤切。自力。既而自惟言者。心之發也。言之工。由乎心之巧。

心有知矣則於言不患乎不工。故自學文以來。今又十有五年。其於為文。凡言之工否有不暇計。而所慮者。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有不能盡其詳。將見於文真實謬亂。將無以取信於世。故蚤夜汲汲。惟欲就文獻之所在。而求教焉。求之方今以宏材碩學。膺一代文獻之任者。執事而已。自禰幼時讀國朝文類。即有以知執事之志之所存。何者。文類之書非徒文也。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皆於是乎載。以及執事佗所為文。莫不皆然。故知執事之文。志於紀事者也。言足以綜難遺之蹟。足以備難明之狀。足以發難顯之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者也。其言簡而該。精而敷。深而易。而無淳華艱險。而又其大體純

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以及執事。皆自成其家。而禰獨謂執事之於紀事實過之。是則執事之文。固海內學者士大夫所取法。況禰之有志于斯汲汲焉。馬爰蚤夜心欲求教於文獻之所在者。其為皈戴慕戀當何如耶。頃者執事參政江浙。禰方從黃公留京師。及執事被命召還。而禰又就試南歸。無由拜瞻道德之光。摳聽議論。今者使節復蒞浙省。禰居浙東實隸部內。輒敢志其貴賤之分。冒昧求見。書以為之先。而進拜之資。倘以為可教。幼所長於左右。以有鄙野之文十篇。同獻執事。倘又不致真實謬亂。可以取信於世。而因以文章家知名者。執事造就之賜也。是故大臣之事。以報國為先。而造就人材。即所以報國。執事造就人材。執事之圖之。禰再拜。

上陶學士書

梁寅

八月某日。禮局儒生梁寅謹再拜獻書內翰相公先生閣下。寅山巖之士。衰憊之年。而非有濟時之具者也。近者過蒙朝廷徵求。俾從搢紳之末。以冤禮制之宜。承　命之初。以舊學荒落。內顧索然。深自悚恐。及到禮局。賴閣下為之撝裁而所與共考論者。或老成宿望。或博洽異才。則又竊自喜幸。於以見

聖主在上。而中書大臣。又能共承

主意。敉ㇾ儒術。禮樂之興。成效可必。愚生當少壯之時。常歎盛世之制作。不得而遇。今一既衰老。乃幸遇焉。其竭心釐力。思圖報稱。當何如哉。凡諸僚屬。制衆分考之略定矣。而寅之秉曲則不可不慎。於左右。寅白五月之末。承本郡劉侯之招。俾屬郡庠以掌訓育。於六月八日。伏奉中書省劄付。以

王命之重。郡府督迫之嚴。雖去家百里。留外一月而不敢以輒歸趣裝為辭。即日就道。水程淹滯。至千二旬。弱軀觸暑。易致疾困。入禮局四十餘日。大抵疾苦之日居多。今去鄉二千餘里。家無僮僕。冬服不至。而天氣漸寒。疾將益甚。雖

朝廷於人士去留。自有定禮。而衰疚之人。其苦莫訴。竊惟閣下以鬼碩之望。閎通之才。

主上之所深知。宰臣之所共敬。於今而興禮樂。敷文化。唯閣下是賴。而以寅之迂愚。曾謬診其所長者罕。而所短者多。亦唯閣下能知之。寅竊自揆知慮不足與謀遠也。論議不足以決疑也。操行多愧於君子。非可以勵俗也。文辭不及於時俊。非可以垂世也。而在於諸儒之中。其龍鍾困憊。特為尤甚。伏望

閣下言之於相君而轉以
上聞許其早歸田里則譬之陽春之暉及於朽株江河之潤
逮於枯壤其恩蔵于心詎可忘哉千冒崇重不勝悚息惟俯
加愍察寅再拜。

通危大參書

一夔無所肖似蚤嘗從事科舉之學既而屢試有司不利度
不足以自立乃復求古人之道於其文辭之間殆若有所入
比以亂故寓迹浙水西屏去舊所習專取經史傳記與凡諸
大家集伏而讀之含咀其英華規模其步驟益若有所得然
亦頗自期許故雖處亂世饑寒逼迫不忍棄北妄有所圖苟
富貴於一時也顧以不得取正於宗工是恐近識貢尚書持
所為文賢之尚書見閣下為恨厥今朝廷之上以文章
致位通顯繫天下士子之望者閣下而已竊嘗觀於閣下之
文屬辭陳義深厚爾雅不豐不約動中矩度其言的然而實
其態或然而光其味幽然而永蓋由閣下受業吳文正公傳
授既有端緒若清河范太史蜀郡虞內翰又皆身親炙之涵
泳充暢本實支茂其發也足以信于今而傳于後如閣下者
非一夔之所願受教者乎去年會陳編脩嘗以所為文五首
與之商確久之編脩君謂一夔曰吾嘗以子之文致之中書
危公矣公必知子一夔因竊自念去閣下四千里紹介不通
贄幣不脩俯仰拜揖不至於前遽然以是區區者取知於左
右不以簡乎益自悚懼今年謁侯禪師於天竺禪師所嘗過
從者且與閣下有夙昔之好閒語及此禪師則曰危公盛德

人也。位愈高而心愈下。望愈隆而守愈約。取人以言不以繁文曲禮。子毋讓。又謂一蘧曰。宜更以所為文達之。使危公得子之悉。辭不自揆。乃復寫所為文十首。而并陳其不敏。介禪師以達焉。惟昔秦少游之未遇也。曾文昭公在史院。參寥子實薦其文。昭稱其言辭環偉閎麗。言近指遠。至謂如獲明珠大璧。當時少游於文昭。紹介未嘗通聲聞。儻俯仰拜揖。盖有之矣。一蘧雖不敢竊比少游。而閣下汲士之量。不下文昭公。禪師樂善之意。不異參寥子。今者相須之迹。若可以自附於此。伏望閣下廣樂善之量。以一言之教。至幸至幸。一蘧今年四十有五。晚節末路。得列於

作者之後。則區區之志。不孤矣。以天之福。拜閣下之賜於他日。亦未晚也。惟冀矜察。

答孟左司書

劉迪簡

余年二十餘。慕為古文。即悟其人有古道。本能為古文。所謂古文。狀其人平生所好之古道耳。及年愈大。益悟文乘氣而有也。是故紬繹心思。乘氣以綴文。而註之簡冊之上。猶如人騎善行馬。接轡在手。盤辟往復於羊腸蟻封之間也。年少時。志不足以勝氣。氣所驅使。未免用壯。其勢突兀。後乃取舊所為文視之。甚可羞赧。因又悟氣充滿一身。倘或縱其所知。如龍驤虎躍。能排軋萬物。必也持志內。牧施衡勒。為控御然。後歷都過關。步驟節中。鏗鏘乎和鸞之音。容與乎曲水之側。於斯際也。發而形諸語言。則為節制之文。仁義之學矣。然人

生稟氣。其清明入高品者。最不易得。而又人御氣。無促數之患。周旋折旋中規矩者。又不易得。是故三代以後。漢唐宋之文人。稟氣秀出於藝文之科。御氣無前於天下之士者。如司馬子長。神情散逸。最喜明姦利。又善為人寫生。諸王子王妃。將軍文吏情態。無窺求徼襲陰私。蘄不失其神。類言常人所不欲言者。班孟堅似懲司馬氏。微傷薄佚。乃本左氏。謹忍不放庶幾冠佩長者氣象。而其創體張布。廣遠。如深山大澤。龍蛇生焉。韓退之稱物肖形。斤斤攜節。不妄許與。如霍大將軍出入禁闥。進退有尺寸。望之若衣冠儼然。視瞻不凡。信其為古之立言君子。歐陽永叔蔓延紆餘。蘭筋柳骨。如神於縫者。滅盡針線之跡。但覺織成一片。皆用其天生自然之材。實身九仞之高。下視城中。回人往來。如蟻子。舉皆凡近。無足貴者。

此數君子稟氣間生。御氣合度。固已長鳴於百世矣。又不知未來天下百千萬年所生文士。其情狀設施。與前文人又何若也。夫氣最善變者也。故萬有不齊。故難得。駕馭。故凡文人御氣以作則者。可貴。乘氣以加人者。不足貴。古今稱文人無行。正謂乘氣以加人號呼跳躑。有狂者之態也。若夫調伏之氣始由一縷。馴致綢紼。屈曲縈運。或為東西。或為南北。其為人也。必然尊尚道德。樂於政事。虛已而下人。薰心而憂世志。常帥氣百行。其旋則可脩辭以立誠。垂文以作則。載道以傳後之人矣。此慕乎古之道者所為文也。余所見太原孟左司其氣蓄方剛。其行躬懿美。其文績古雅。閒以書見貽。謂僕實好文。而真識文者也。余着古文幾三十年。中間一二朋徒喪落。未嘗敢以語諸人。及來金陵。一見左司公。酷喜。其嘗用力

於讀古文而考其然不然又嘗用工於為古文其文必放古至於命意遣辭沛乎其氣而不為氣所使況歷官行事四五十年所在稱廉平文之有本也固如是矣凡此皆古文人第一流余焉得不從之游然而孤詣愈深而人徑之者愈少徒多為時所憎惡以取窮耳間有好事者則以為業是工專可圖不朽間者之言然矣然朽不朽繫乎天若圖之則幾於修心生是又不可以不辯也

奉東里先生書

劉球

少傅東里先生閣下球學踈識淺生四十餘年於世故猶未甚鍊獨於事先一事不敢不盡心竊念先世有合族之祠于邑西湯村經兵燹喪之先祖遂北徙葛洲先君思復舊祠不可將營于徙居之東球以東里楊先生先生德行足以表當時文章足以名後世祠不記于先生不足以傳久也又曰同郡諸先正以忠節聞天下者吾家籍中皆有其文楊先生令名盛業當不在諸先正下必求得其記然後終吾志不幸球行未達京而先君訃至歸服既祥與諸父昆弟謀始先君志成之祠成已七年球之罪叨祿禮部亦四年而記尚未之請是故球兄弟不恭先命之責幸然亦未為無所待也今先君薨朝廷推恩將有贈命之及家兄復走書戒球使無易先君命必求記於先生者數矣故敢踵門來請先生幸無卻焉若祠堂中小大禮節則惟朱子家禮是準其間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勢固不能必其皆合又不可不就有道而正之惟先生博古之學達時勢之宜球又辱以鄉郡之故承賜教誨為多敬求

正乎禮而不即先生門則無可適矣先生幸無塞其欲求正之意盖家禮緣古道尚右故次高曾祖禰神位皆自右而達左今世以中為尚以左為尊故祠堂神位之列皆尚中而尊左其不合者一也家禮祭始祖於冬祭先祖於春祭禰於秋祀謂冬至之祭以僭矣況今國家無此三祭而居下者有之非禮也因皆罷之而所致者惟時祭焉其不合者二也家禮時祭皆於先月下旬卜用祭三月旬吉日今國家時享定於孟月朔故四時有事于祠堂亦歌用仲月朔以省卜日之繁其不合者三也凡祠堂所祀之主惟忌日焚黃等祭羣主所不當與則獨遷本主祭于正寢若四時羣主皆與之祭則不遷于祠堂行事家禮則凡祭皆遷主于寢其不合者四也在昔舊規通一族共之今遠不能宗惟自一世而下至五太房始開之祖及其後有德望爵位顯聞于人有光于族者各以昭穆合為一圖藏之祠堂歲正月初約宗族屬而祭之上以存舊規下以親族屬而家禮未有是祭其不合者五也凡此五不合者乞定其可不可而去取之其可取者頒附之記庶後之人求守之使有識者終不得指摘其非則先生於寒門大有德其或有觀感而起者猶將利其澤潤於無窮焉若其世家居里則別狀以呈乞採擇焉

答丁秀才書

童軒

軒白鳳儀秀才足下伏辱賤教讀之有以知足下志古學薄仕進恥科舉之文以為類諸俳優而不足為此皆賢人君子之所宜存非特足下之自樹如此而軒之所以望於足下者

亦以此也足下之言曰自六經而下越兩漢唐宋諸子百史與夫天文地志歷數兵農諸書感欲一闖其門戶沿流遡源欲俾區區道其入海之地豈以軒為粗知理道亦嘗從事於文藝之末者耶夫以學文之人而欲導以入海之地譬猶適九折之坂而驅盲者先登冨將適填索塗終日而不得其所向者矣是故其志則高學則勤惜乎所驅以向道者非其人也雖然以足下向道之心汲汲於知苟有知者亦將相載以進況軒辱在知愛敢不聊所聞以少答来教可乎軒聞之古今之為文者不一言人人殊有滄海之文有江漢之文有川澤之文有溪壑之文不可以一律齊也是故六經之為書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昭如日星足以扶綱常闡倫理繼天立極吾憲萬世而無弊所謂文章滄海也下及西漢司馬遷史記劉向之說苑賈誼之新書所以述時事數至

道以明治化之本實文章之江漢也唐韓愈之原道原人等篇柳宗元之守官四維等論所以正人心救時弊以推治道之迹實文章之川澤也宋有歐陽脩之本論曾子固之洪範傳三蘇父子之雜著章疏所以陳鑒戒明得失以備為政之具又非文章之溪壑乎他若莊周列禦寇韓鄧析之書雖時時有合於道其視六經之文猶滄海之於蹄涔爾焉足以語道哉然學者必以蘊六經以立其本貫諸子以資其用蒐百氏以充其才旁及天文地志律歷兵制之書又所以博其趣也嚮使棄其本而不求則漢潦無根盈朝涸夕雖有嚣用之良才識之富其能免於孟軻之患乎故軒以為向道者必以六經為之本也六經皆古聖賢之言也所謂文章之滄海也舍六經而惟子氏之求其殆韓子所謂航斷港絶潢以望

入於海其不可弍足下所謂六經而下諸子百氏皆欲一闖其門户則庶幾知所先後矣嗟夫學莫先於立志足下信有志不群者也志之不已豈徒闖其門户而已固將升其堂也豈徒升其堂而已又將入其室也既入於室由是蘊之爲德行發之爲文章建之爲事業固非今之所謂科舉之學可槩論也然科舉之學同本於六經同出於子史百氏而其所以不同者非直以其文有古今之殊蓋以業其文者率多陋學小夫惟欲記誦口耳之學竊科名以階顯融遂利禄以活妻子故耳使其誠能以道德事業爲高則今之學又何科舉之足耻弍龜山楊氏所謂科業非所以得人豪傑之士固不能無惑於此而其志不欲以此爲盡也足下幸爲急求約約明矣軒於天下爲同門而於所學參同道故因足下之請自不知其喋喋如此辭鄙義拙惟足下亮擇焉幸甚軒再拜

與進士陶希文論雜書

承示郭景純葬書一册凡八篇予讀之其言簡而要其理順而明視他葬書膠於禍福利害者大有逕庭矣然竊有可疑者三有不可信者一蓋景純之在江左號爲博學高才多識奇字所著江賦史稱其詞氣雄偉以今觀之信然使此書果爲景純所著其間必多證事據理而先王葬埋制度與夫藝文志宫宅地形亦必考求所自未應鑿鑿虚架空而爲是無稽之言也矧其文字有不類乎此其有可疑者一也夫列傳所載景純妙於陰陽歷筭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爲人禳災轉禍通致無方無慮數千言其末止載景純以母憂去職卜葬地

於暨陽及為人葵龍耳二事而已所著有洞林卜韻音義圖譜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數書亦無葵書八篇世次久遠口耳相傳其間如蕭吉所撰大抵與景純不殊不知掌廬何據以為景純書也此其有可疑者二也且景純為人所葵必背凶而趍吉必向福而避禍其歷世必欲其久其門户必欲其昌此固不言而喻也然則何為卜葵暨陽卒致雙栢之禍豈謀於人者寡而圖於已者踈耶此其有可疑者三也商書有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以善惡係於已禍福存諸天不可以力取而倖得不可以忘計而苟免所謂莫之致而至者是也今此書所載本體得氣遺體受蔭乘其所來則富貴而吉昌犯其所害則貧賤而凶厄使其言果信則禍福不係於天而係於地勢之美惡也善惡不證於人而證於山形之向背也豈理也哉夫死者之葵於地猶生者之宅於家府第者王侯之所宅也廨宇者官吏之所宅也村舍者民庶之所宅也營壘者軍旅之所宅也脫民徙於營壘棄能易而為軍乎軍徙於廨宇棄能為官吏乎官吏徙於府第果能為王侯乎何也富貴貧賤初非壘舍府第所能移易故也今以庸賤之人欲穴富貴之山以利其福是何異於徙壘舍府第而欲移易其富貴也耶其有不可信者此也故諺有之曰屋下人無福山頭土不富斯言雖鄙實可以破千載之惑厲目有疾不能詳書不知足下以為何如葵書奉還希檢納萬〻軒再拜

周

內史過 一篇 管仲 一篇 司馬子魚 一篇 季文子 二篇
師曠 一篇 北宮文子 一篇 晉司馬侯 一篇 遂啓疆 一篇
晏平仲 三篇 逢滑 一篇 伍舉 一篇 臧武仲 一篇
子產 三篇 沈尹戌 二篇 展禽 一篇 劉康公 一篇
叔孫豹 一篇 子罕 一篇 單襄公 二篇
子叔聲伯 一篇 史蘇 一篇 子西 一篇 閻沒 一篇
魯君 一篇 叔旬 一篇 子服景伯 一篇 伯陽甫 一篇
孔子 二篇 史墨 一篇 叔向母 一篇 姜敬 一篇

漢

賈誼 一篇 董仲舒 二篇 谷子雲 二篇 貢少翁 二篇

班叔皮一篇 仲長統一篇 馮唐一篇 王嘉一篇
魏
文帝一篇 李蕭遠一篇 徐幹一篇
吳
韋弘嗣一篇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 厚校正

論類

周

論晉君臣

內史過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殷庾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

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燕孚。以行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惡而棄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格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以鎮之。為鼎彝器皿。以象其物。為采物。以出其類。為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為之。猶有敗壞。解怠而棄之。商

土。於是乎有夷繫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讎。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事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摯。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論受鄭子華　管仲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秋盟于甯母。謀鄭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

三族實遠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爲。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爲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論用人于社

宋公使弭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福。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論出善僕　季文子

魯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

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以處事以事以度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喬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喬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言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賦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爲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庬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

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四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論妾與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因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

論衛人出其君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嘗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

師曠

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論威儀

北宮文子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論三不殆

晉司馬侯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為使揔舉

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敝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卿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異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未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聽四方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鄭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桓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特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紓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叔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論辱晉　　遠啓疆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鳥獸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後若我何。及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闇。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遽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褶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鄢。郤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屬至。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荀賁皇皆諸侯之選也。歸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揚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羣戾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數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論梁丘據　晏平仲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煇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論禮可爲國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爲陳氏厚施。爲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論禳彗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吾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將流亡祝史之爲徒也公說乃止。

論與吳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從黨多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見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廢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非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見德爲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論童華之臺

靈王爲童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

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
土木之崇高廊鏤爲美而以金石絃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
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
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
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閭誦誰實爲則宋公鄭
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閱諸賢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
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
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
年乃成顧得諸侯與始升之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
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四邑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
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皆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下外
力卜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用財觀則美矣用財

遺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
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
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
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
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萬爲忘其安樂
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
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
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
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
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
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
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文選注卷第二十二　十一

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論詰盜　　臧武仲

鄒庶其以漆閭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来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鄒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論尹何為邑　　子產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譬於鄭國棟也棟折榛崩僑將厭焉敢為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

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論伯有為厲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無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最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與范宣子論重幣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

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之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沈尹戌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之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之

朝吳出蔡侯朱奔大子建奔城父召而復之使為邊邑公子囏尹之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王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吾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論子常城郢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五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論祀爰居　展禽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穆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

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夏后氏報焉。商人報焉。周人報焉。此五者。能帥禹者也。夏后氏郊鯀而宗禹。能帥顓頊者也。商人禘嚳而郊契。能帥舜者也。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能帥契者也。幕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能帥顓頊者也。商人報焉。能帥嚳者也。周人報焉。能帥舜者也。此五者。能帥禹者也。夏后氏郊鯀而宗禹。能帥顓頊者也。商人禘舜而祖契。能帥嚳

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貴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論成子不敬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孰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劉康公　叔孫豹

論不朽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論成去兵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而昭文德而廢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彼已之子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同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成之謂乎

論夫差將敗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閭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與士同勞逸飲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單襄公

論郤氏必亡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郤柏公

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尊高。可以樹令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儆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疆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違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皐不由晉。晉得其民。西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疆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儆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趙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必為矣。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悠悠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

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佩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佩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勝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而動。謂之仁。以義而斷。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佩。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齮同順義為上。故制我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睥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窓。羞也。國即讎佩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論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將有亂。其君佩讎見其語泛。郤至見其語泛。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故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諺曰。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僨厚味寔腊

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迄季伐。犯則陵人。迄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

論郤氏多怨　子叔聲伯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善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善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善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驕。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大隧。皆怨府也。其君驕。

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論驪姬敗國　史蘇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懿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彊。其妻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樂而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

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之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終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論子常必亡

鬬旦

鬬旦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吉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裨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鄙則鬬於民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過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成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逃富也故莊王之世臧孫教民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慶鄭為婁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變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以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名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令尹成靈乎成不禮於穆穆食無鐘不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靈之如遺逸焉子常為政而無

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莊辛

論幸臣士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後鄢陵君與壽陵君并乘王在其中四子從王在其外王以此四子者為何如王曰寡人以為楚國之忠臣也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君專淫侯侈靡不顧國政必危社稷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宮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蝱囓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游乎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彃右彄加己乎千仞之上以其類為招誘夫黃雀因是以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俛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矣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鮫鯉仰囓菱衡啖其大潮而凌清風翱翔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增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鑊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

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
幼妾右攜琴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為事不
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
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受以左州侯右夏侯奉侯君
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
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讓侯方受命乎秦王與
黽塞之内而投己乎黽塞之外寡人聞之顏色変作身體戦
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論酒味色能亡國　魯君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曾君舉觴曾君興避席辞
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遂疏
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齊桓公夜半不嗛
易牙乃蒸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
覺曰後世一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
臺而望巫朋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亡死遂盟強臺而
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
之酒也士王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閒須南威之美
也前夾甘泉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叙向

以論楚令尹不終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
雖可不於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
義而強甚於驕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強不義也令尹

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何何以終矣。以強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論黃裳元吉

子服景伯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二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論三川震

伯陽甫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孔子

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必竭。夫國必倚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君國者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論政寬猛

孔子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

抑而斃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以猛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安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又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論貢仲叔于奚

衛侯使孫氏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過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不如無出今既遇矣不戰也實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史墨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

有貳也。天生季氏。以二魯侯。季氏為「父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
之。杜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十二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而知也。在易。雷乘乾曰。大
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
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
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
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民以物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論娶

叔向母

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既聘其室。叔向曰。吾母多
而蕪鮮。吾懲劣氏矣。其母曰。子惡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
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
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
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
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忿類無
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凡三代之亡。共子
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
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取綽強佞。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
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
曰。是豺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氏矣。遂弗視。

論勞逸

敬姜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

纊懼千季孫之怒其以歡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冠而未之聞邾居小國之間大國之故長王天下天兵勞則惡生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以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以采夕月與太史司載斜柄天刑日入則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書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尤其家事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百官各肅其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

四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夫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絻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虞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爭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漢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

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離。爭割地而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銷鋒鑄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津。扼亿之險。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

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論限民名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諭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大粱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錐廛不足以贍不足蓋并兼之路鹽鐵皆歸

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實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惡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變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

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論徵行宴飲　谷子雲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大守。絶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慮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尊職。奉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遺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患未訖。蘧伯玉樞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季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不系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營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怨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竭。水泉踊出。妖孽並見。第星耀光。

飢饉荐臻百姓短折此禹湯所以罪己而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灾陀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灾大異交錯蜂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之後記父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衆多之灾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陛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竊之家盜賊之興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舊賢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蚊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卒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聲以酖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母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嚮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讎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詩辭曰關動牡

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妻至損服凶年不暨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志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論神惟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惟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

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建暮饌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凍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剉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幕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書奉賞賜累千金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榮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抏堅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計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紜復起矣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事意散財厚爵祿練精神擊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畢應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論節儉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士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

貢少翁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
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不琱文金銀之飾後
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綦刀劒亂於主
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
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
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莊於陛下臣愚以
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
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
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
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粟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
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又不葬為大豬食
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
之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
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
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
寒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
帝意也昭帝晏駕死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恶有所言羣
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
妾或至數百人富家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
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池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
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
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

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士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士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士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嘗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獎

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以上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以下出口錢半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鉛炭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養蠶桑紡績織紝以供衣服被絮之費女不得下機而布帛不可勝用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負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

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粮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今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著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

簿能期上府者以為右職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黠鼠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虧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

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後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酵。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譎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王命論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二帝。海奚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禮代不同。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系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偪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

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奔。然卒潤鑊伏鎖。夷醢分裂。又況公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千天位者乎。是故駑驥蹇之乘。不駟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棄桷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盖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默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毋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樂志論

仕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

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躰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蹰躇苑游戲平林濯清水

追涼風盥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求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論魏尚

馮唐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

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交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縣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鰓忌諱死罪。

論應天之道　王嘉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意傳著星歷虛造凶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皐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諫傾險辯慧深刻也譎訣則主直悉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諉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魏

典論論文　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

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初征登樓槩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文患閣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

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駰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運命論

李蕭遠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賢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合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智於秦也張良圯黃石之符謂三略之說以將於君準雄甘設占也如以水投石若天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智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迎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亡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秋始於夏陵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睚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閒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

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闇人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焉往之於雲則雨施。流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貞之近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辭矣。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聊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為之而弗遇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聊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為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邊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委迤執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着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矣孰貴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於其車徒貨其貨賄濯其聲色眼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鑊蜀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等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閥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孰乎則執扼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寢營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推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投社而登鍾山蓋田之上則夜光與璠璵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奮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

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昌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當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廻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法象論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

徐偉臣

先王制之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懶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錡

在隱蔽覓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々兎罝施于中林。兎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蓐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慢以為

佞可無慎乎昔宋閔辟首於其眉陳靈被矢於戲言閨郎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竈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絕交其諛畔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慢易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悖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發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慢亡奠鈇以敬妻受服子圖以大明招

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衣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襜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差故為萬夫之望也

吳

博弈論

蓋聞君子耻當畢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曰累之以日力若窮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藝之域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

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硃丹其體勢闊動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旨在以下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公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自棄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雄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魄喪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羞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尺寸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

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日八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咨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宙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貨殖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知名立而鄙賤遠矣。